



昇上

行發店分總東華座書華岳 著 鈍 陶

821

7780



昇 上

書 院 刊



行發店身部東華及春年公



本書係根據山東新華書局
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版重印

書號 滙136

上 昇

著 者 陶 鍾

出版者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上海福州路九〇號

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
上海大馬路三〇號

(滙1)1—6,000 一九五〇年七月初版

自序

這本小說集是我一九四六和四七兩年的作品，湊合了九個短篇而成的。兩年的時間，只寫了九個短篇，產量未免太少了。首先應當檢討自己的努力不夠。其次這兩年以來，解放戰爭緊張的發展，輾轉奔波，沒有時間和精神寫文章，寫出來也無處發表。就是這九篇之中，有三篇還是初次和讀者見面呢。

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，在農村裏看到各種的人物和各種的故事。舊的東西在沒落和轉變，新的東西在生長和壯大。我想把這些人物和故事描繪下來，給未到過農村的人們看看，也給趕不上這時代的人們看看，顯出古舊的農村，在這偉大的革命時代裏，怎樣地在變化着。

很多的作者，在作品的自序上，寫着感謝甲君和乙先生之類的話，我也照樣來兩句。我感謝作爲我的小說裏的主人公們，以他潘生的事實，引起我寫作的動機。我感謝我搜集材料的地區裏的幹部和羣衆，供給了我很多的真實寶貴的材料。我更應該感謝毛主席，指示出了農民方向，使我知道應當寫什麼，怎樣去寫。沒有羣衆和毛主席，我什麼東西也寫不出來。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

目 錄

上封	一
山魁	一四
夢黃杏	二六
傲家霞	四
歸下	六
報科嫁	八
女民信	二六
第戶牛	二七
辨說	一四

上 昇

頭一晚上漲了假，李文光一夜沒有睡好；東邊剛放亮，就打起背包來，悄悄地走了。

城郊的雞還在叫，新河橋上的霜草映着下弦的殘月發出閃閃的光輝；走過以後留下模糊的腳印。有一種冷清清的感覺。李文光加緊了腳步往前走。

幾天以前，李文光就想請假回家去看看，指導員問他家裏有什麼事，他始終沒有說出來，就是覺着不回去看看心裏放不下。這時候上了回家的路了，心情更是茫然，只覺得二百里外有一個目的地，朝着那目的地奔就是了。奔到了以後要作些什麼，一點也想不出來。倒是部隊裏的生活、同志們的友愛和指導員熱切的態度使他覺得有點留戀。

三年以前，李文光的家鄉李家湖時常遭受鬼子的「掃蕩」；甲子山區的頑固隊要給養也需要到那莊。李文光家裏只有三畝薄地，連他總共六口人：大妹妹十一歲，小妹妹才會走，弟弟八歲

了，瘦弱的像才四五歲的孩子。行常兩三大不起火，連糝子、呵餅、地瓜乾也吃不上。弟弟、妹妹成天價哭，母親餓出病來，父親有一點錢就喝酒，喝醉了酒就和母親打架。他想到這些情景，心頭沉重起來。

就在他參軍的前一年冬天，十月過了，全家的人都還沒穿上棉褲；小弟弟和妹妹連一件破襖都沒有。正在這時候，鬼子『掃蕩』的警報傳來了。父親挑着破鍋和幾升高粱，母親抱着妹妹，他拖着大妹妹和弟弟一塊跑出來。漫湖裏的夜風刺骨的涼，弟弟、妹妹凍的想哭又不敢哭；母親疼孩子，把自己身上的破襖脫下來，蓋着兩個孩子，自己穿着單褂在冷風裏過了一夜。就這樣把母親凍出病來，沒有藥治，沒有東西養，不久便死了。

撒下了一羣沒娘的孩子，哭、叫、要吃要穿，連鄰居的大娘孀子看見了都落淚。父親像癡了一樣，不光喝酒，又加上賭錢，行常幾天不回家，回了家不是醉的東倒西歪，就是一頭睡倒，像泥塊一樣。

李文光再也待不下去了。他想到他走了以後弟弟、妹妹更沒有人照看，足足的兩天他沒有出門，躺在牀上流淚。最後把心一橫，才離開了家門。

參軍半年以後他曾回家一次，四月入了，他看見父親還穿着裏表都被破成碎片了的棉褲，棉絮

累累墜地全露着，拆也拆不成一條單褲子。李文光太不過意了，把自己才領下來的便衣褲脫下來給了父親穿了。爲了這件事，他還受過一次批評：指導員發現他的新單褲沒了，懷疑他賣掉了吸了香煙，就徹底地詢問他。他不願意把真情說出來，只說是丟了，又編不出一套怎樣丟的瞎話來，更惹起了大家的疑心，召集了全體通訊班的同志進行了教育。

他想起了批評會的那一幕，心頭還覺着發酸，每一個同志都指摘他丟了公家的東西不對。他滿肚子委屈說不出來。最後他實在忍不住了，才吞吞吐吐地把真情講出來。指導員聽了以後，嚴厲的眼光馬上沉落下來了，默默地半天掉了兩顆眼淚。通訊班的每個同志眼泡都發紅，沒有一個說話的。沉寂了半天，指導員才很溫和地說：「拿公家的衣裳給人是不對的。家裏有這種情形，你該早說，不要不坦白。大家都是同情你的，我們都是窮人家的孩子呵！」

他很懊悔這次走得太倉促了，沒有拾幾件破衣服帶着給家裏的人添補棉衣。他想像不出三年以來家裏會變成什麼樣子。根據地裏是開展了大生產，眼看着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，沒有的變成了，窮的也富起來。可是自己家裏父親喝酒賭錢，妹妹、弟弟都年紀小不能勞動，日子不會過好的。村幹替父親寫的信上說：家裏優待了二畝地，滿夠種的，不缺吃，不缺穿。他以爲這些話是安慰他。

越走近家門，心情感覺着沉重，本來走兩天很早就可以到家，可是太陽沉西了，離莊還有十來里，好像怕走到家看見家裏的情形似的。他很想到一位本莊人先問一問，可是直走到莊根沒遇到一個熟人。晚饅的餘輝，快被暮色吞沒了，點點的星光掛上了天空，他停在望着家門的路旁歇息起來。他想把翻蕩的心情安定下來，很久沒作到。也聽不到家裏有什麼動靜，只有從村裏遠遠傳出的唱歌聲和羣衆的啦啦的喊聲，使他從沉重的心懷裏蘇醒過來。

他站起走近了家門，周圍的垣牆都修補得很整齊，大門是高梁秸編成的籬笆，他靜悄悄地拿開，看見三間屋還是舊日的三間屋，院子裏堆着兩個草垛，幾乎把院子塞滿，堂屋門黑洞洞地顯着。他停在院子裏，心頭卜卜地跳起來了，不知道待怎麼樣才好。屋裏傳出粗重的咳嗽聲。他知道這是常喝酒的父親的老毛病。他向前輕輕地推門。

『是誰？』父親好像在牀上問，聲音很雄壯，這聲音暗示他父親還健康，鼓起了他的勇氣。

『是我！爹！文光回來了！』他像夜間值班時回答口令那樣清晰地回答了。

停了一回，父親才來拉開門，門並沒關，一拉就可以拉開，但是從兩扇門相錯的聲音判斷起來，父親的手是顫抖了。

『你怎麼回來啦！』父親迎面上下地打量他。

『請了五天假，特意來看看家！』在他回答的時候，父親已經敲着火點上了燈，燈光下父親壯大的身軀顯在他面前，父親並沒見老，身上還像比從前結實了許多。

『這兩年壯實嗎？爹！』他望着父親的臉問。

『還好！沒有什麼病！沒斷着做活，忙的什麼毛病也沒有了！』父親說着把披在身上的襖袖伸上。看來棉襖、棉褲都有了，還是新的。父親也看出兒子筆直的腰幹，紅紅的臉，不是那幾年在家挨餓的樣子，喜悅從心的深處露到嘴角上來。

『哥，你回來了！』妹妹在房子東頭的牀上也起來了，他這時候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在父親身上，好像忘記了弟弟和妹妹了。這一叫喚把他的注意冲散了，回叫了聲『妹妹！』這邊和父親同牀的弟弟也起來了。張大了眼睛呆呆地看。他望一望弟弟，又望一望妹妹，不知道先親近誰好！陡然又有了一個念頭飛上了他的意識：『大妹妹呢！』他的眼光向着全屋子裏搜索。

『你大妹妹開會去了，她常是深更半夜地才回來。我拉了一大草乏了先睡下。不多會她就回來了。』父親看明白了他的疑心，給他解釋。

『爹沒上冬學嗎？』他問。

『不行啦，什麼也記不住。我三大上一次政治課，不上文化啦！』父親從嘴裏放出燒袋來很

屋鈍地說。

『識幾個數目字，能認個錢柴也好啊！』他勸了一句。

『你看是那麼着，錢票我還認得！』父親聽了兒子的話忽然自負起來。

籬笆門上響了，院子裏傳來清脆的歌聲：『什麼花兒開放朝太陽……』

門猛地地推開了，一位識字班大姐出現在文光面前。分明地，她對於站在屋子當中的軍人表示驚疑，兩隻大眼睛直盯住了他。

『哦！哥回來啦！我當是哪裏來的主力軍呢？』她跳到哥哥身邊，握住哥哥粗壯的手，她那種熱烈活潑的樣子，使他覺得站在面前的不是他妹妹，是他常駐過的老根據地裏的識字班人姐們——她們對主力軍的親切和妹妹一樣。

『妹妹變了！』他撫着妹妹的肩頭，看着妹妹的渾身上下。個子高了，頭髮剪了，一簇到海蓋在眼眉上面，臉蛋通紅，看樣子很結實。

『哥哥也變了！』妹妹聽說自己變了樣，也在打量哥哥。哥哥穿着整齊的軍裝，雄壯和瀟灑的樣子和她見過的老六國的戰士一個樣子，她感覺到這麼一個哥哥的驕傲和喜歡！

妹妹想到了哥哥遠道來怕沒有吃飯，就要刷鍋做飯，文光竭力證明他不餓，妹妹還是不信。

最後同意了煮兩個雞子吃。妹妹做起活來很熟練，像當年母親一個樣子，使文光想起被飢寒壓迫死了的母親。

『打跑了鬼子，哥哥抗戰有了功了。』妹妹一面弄火，一面說話。

『妹妹一樣的有功呵！在後方生產，支援前線，一樣是抗戰！』

『你們都是有功的，總算給你娘報了仇了，你娘是被鬼子攆着爬在湖裏凍出病來死的！』老頭看見孩子們都上進了，想起孩子的娘來了。好像自言自語地說『你娘若是在着，看着你創的這個樣子，她得怎麼喜歡！可憐！她進了咱家門，一天好日子沒有過。做了些累活，忍飢受餓，還挨了我一些打罵！今天過好了，她沒撈着福享！』老頭的聲音有點哽咽。

屋子裏立刻沉默起來，孩子們想起了自己的母親，淚水就要往眼角外邊鑽。

『爹！這幾年沒餓着！』文光忍住了悲酸，打破了這沉重的空氣。

『餓什麼！』談到家裏的日子，老頭的心情又活躍了。『你看這是一壺高粱，那是一壺豆子，這囤地瓜乾子一春怎麼也吃不下了。還打了一斗多稻子呢！明天叫你妹妹舂舂，得乾飯吃。』

『你大妹妹一集還紡斤半線，賺三十多塊，打油買鹽還花不了。我八月裏找的二百多塊工錢一個也沒用，還在這裏。』老頭拍了拍腰包，好像說這裏邊有無窮的富力。

「爹不喝酒了，也不賭錢了，就是做活，農教會長說爹自打哥哥參了軍，變成另一個人了，要選舉爹當勞動模範呢！」妹妹插進來說。

老頭聽到了女兒在兒子面前誇獎自己，更高興了，連臉上的皺紋都張開了。「再那樣不爭氣，一家人都要餓死了。不知怎麼的，那幾年我就覺着沒個奔頭，過了一年又一年，一年一個窮。我喝酒賭錢也是窮，不喝酒賭錢也是窮，我就橫了心不好生過，明知道喝酒賭錢不好，還是喝還是賭，也不知和誰賭氣！」老頭談起來怪帶勁，指手畫腳地講：「這一回行毛主席的辦法才好！減了租，減了息，組織起來大變工，咱才有了盼頭，賣出去的二畝地贖回來了，莊裏又接待了咱三畝，六七畝地只要好好地種，還養不活咱這幾口人！」

「也虧了他們姊妹三個。你大妹管家做飯，烙煎餅，插豆沫（註），她都會。一家的衣服都是她縫；有空還紡線。你二妹拾柴火，幫着做飯。你弟弟放豬，拾柴火，忙上來了，和我鋤地。都幹的挺好！你看這不是咱的興家計劃。」老頭指着牆上貼的紅紙要文光瞧。

孩子們聽到爹談合家訂的興家計劃都興奮起來了，小弟弟特別地依傍在哥哥的身旁。

（註）豆沫，是山東農民普通用的食物，把豆子用水泡了磨成漿糊加上切碎了的蔬菜。

在團聚溫暖的談話裏，一家都入了睡鄉。

第二天父親牽着夥養的豬去叫姐姐，妹妹在家忙着春稻米殺雞，小弟弟也和哥哥熟了，作了文光的嚮導，首先領他去看豬。豬已經有一百多斤了，見了人哼着到了欄門口，牠以為又是送食水給牠吃。文光也給人家放過豬，爲了豬吃了人家的菜會挨過打，對於豬原來沒有好感，今看見了自己的豬，覺得這蠢傢伙肥得可愛。那裏管着地瓜，那裏埋着蘿蔔，小弟弟都指給他看了。對每一樣東西文光都覺有興趣。小弟弟很惋惜地說：『大冬瓜四十多斤，要送了大會上去比這，放在屋裏，叫老鼠咬上了個窟窿，割着醃了，你沒撈着看。』

到了姐姐快來的時候了，弟兄倆跑到莊東頭去望着。文光想到姐姐出嫁的時節，正是母親死的那年春天，糧食沒的吃，那有什麼陪送閨女，典了二畝地，做了兩件衣服穿在身上，母親把自己陪嫁的櫃子另刷上了一層紅顏色抬着走了。姐姐臨走的時候哭，母親也哭，父親喝醉了在家亂罵。自從他參軍以後就沒見面，不知姐姐變成什麼樣子。

姐姐騎在驢上抱着小孩子來了，穿着簇新的棉布襖褲，扎着紅帶子，頭髮梳得光光的，看來比出嫁的時候還年輕了似的。小弟弟拉着他老遠就迎上去叫姐姐。

『兄弟也胖了也高了，路上碰見我真不敢認。』姐姐一面下牲口一面說。『隊伍打咱莊裏

走，我都是去看着一個個地過去，就怕是在裏頭。都是這麼大的小夥子，一模一樣的，在裏頭也認不出來！」

父親從驢馱子上拿下被子來，又從筐裏拿出五六斤重的豬肉，還從腰裏掏出兩盒煙來遞給文光。

『吸吧！你吸不慣旱煙！』父親像讓客似地說。

姐姐把孩子遞給小妹妹了，自己也挽了挽袖子，下手忙做菜。文光坐在她們旁邊，問她們的生活。望着山牆上黑色識字牌上寫的粉筆字。

『這是誰寫的？』文光問。妹妹沒有答覆，抿着嘴笑。

『擁……護……主……力……主……力！』姐姐一個字一個字唸，中間有兩個還認識得。

『姐姐也識字了！』文光喜歡地說。

『光你們進步，咱婦女就永遠落後了啦！』姐姐驕傲地講。『我同你姐夫還提出學習比賽呢！』

『可了不得啦！婦女也『文化翻身』啦！』文光說着心裏很得意。『說起來也慚愧，成天價學習看報，還不大流利呢！』

『哥哥參軍的時候一個字不識，會看報還不怪好麼，俺幾時趕上哥哥，會看報呵！』妹妹羨慕地說。

『能寫這樣的字，再上一期冬學，就差不多啦！學習也不能犯急性病。』文光鼓勵她。

『你說寫的對不對，哥哥！』

『對！就是「歡迎」的迎字肚子裏多了那個點，別的都對！』

文光用自己的錢去打了半斤酒，預備給父親喝。晚餐很豐富，雞，肉，還有自己做的小鹹菜，鯉呀，碗呀的擺了一桌子。孩子們把父親擁到上首坐下，她們都坐在兩邊。文光在邊酒。

『我三年多不喝了！你又臨這個！』父親看見了酒，話更長了。『不知怎麼肚子勁，那幾年窮，越窮越愛喝！這回子腰裏有錢了，就是不想喝了。是你們孩子有福！』

『不是孩子有福，是老百姓翻了身，爹也跟着進步了！』文光解釋。

『對！翻了身。對！』老頭把兒子遞過來的酒擎在手裏。『若不是毛主席領導咱組織起來翻了身，哪裏還能吃大米飯和豬肉！恐怕早就餓死了！咱感激毛主席，這一杯酒該敬毛主席！』他望了望牆上，『也沒弄張毛主席像，就遠遠地敬吧！』他在空中把酒杯斜了斜滴了幾滴。老頭把剩下的酒一飲而盡。

老頭飲過三杯之後，興致更高了，他一定要每個孩子都喝一杯，文光和姐妹們都喝了一杯，小弟只碰了一下。

文光看到大妹妹照顧到全家人吃飯，儼然是一位小主婦的樣子。『妹妹從哪裏學的這聚會招呼人？』當文光的飯碗被妹妹拿去以後接着問。

『你當是那幾年的妹妹，人家去參加過幾次擁軍，會過好幾次餐呢！』姐姐從旁邊說。『咱下生下的早了，沒撈着人家那個好年紀歡樂歡樂！』

團聚的晚餐在親愛和諧的空氣中結束了，父親終究是喝醉了，嘮嘮叨叨，話沒有住下，也不管人家聽不聽。姐妹們在收拾殘肴剩飯。

『從前喝酒是澆愁，今天喝酒是爲樂，同是一樣的醉，意思不同了！』文光扶着父親睡倒的時候想。

文光還晚也因為興奮過度，上牀以後很久睡不着，他把從參軍到今天團聚一段奮鬥的歷史從頭到尾想了一遍。他再也想不到家裏會上升到這個樣子，他想，這是八年抗戰，許多同志流汗流血的代價；他想，這是共產黨領導的好。他自己感覺到滿足、光榮。

他恍惚地覺着他住的不是老舊的小屋子，是一片菜園，這菜園裏的主人就是他一家，父親在